

# 王跃文：不带概念地去认识生活，然后艺术地表现生活

□受访人：王跃文(作家) ■采访人：孟丽媛 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家山》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不是很长，但格局宏大，最初是怎样的构想？

■《家山》是从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将近30年历史的故事，最后照应到了2004年，反映家乡在近百年历史变迁下的变化。最早是因为读《三槐堂王氏族谱》触发的灵感。我们家是溆浦县城附近的一个村，我们王氏家族在这繁衍了很长的历史，留下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最近一次修家谱时，把1949年以前王氏家族里非常有名的人物都做了传记，看完之后对我影响很大，就开始有想法把它写出来。

□中间有调整和变化吗？

■这本书最早的暂定名字叫《家谱》，我当时就专门打了个括号，不是很满意这个书名。后来写作过程中就改成《家山》，“家山”在汉语里面是一个固定的词，就是家园、家乡的意思。龚自珍有一句诗，“无边毕竟是家山”，世界上最好的还是我的家乡，就是这个意思。写作过程中确实有曲折，从开始构思动笔到出版，超过8年时间。在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写到了30多万字，放了快2年又推倒重写，有些写过的东西变成了《家山》里的素材。重新调整的原因是我对这段乡村变迁史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再就是结构方式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最早构想的人物没这么多，没法展开我想表达的东西。

□书中的沙湾和人物是否有原型？

■我写到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但小说最终是虚构的产物。比如地下党员齐峰的原型就是我伯父辈的宗亲。他1927年以前在长沙加入地下党，长沙“马日事变”以后，溆浦县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的“敬日事变”，县里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了。这个时候，齐峰的原型受党组织派遣，跟其他几位同志秘密潜回县里，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



近日，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家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8年里，他做了大量的史料准备和学术专著的研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了大量研究，不仅仅是土地、农民之间的关系，乡邻之间的关系，地主、佃户之间的关系等，更是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做实地考察，像写博士论文一样地写这本小说。历经诸多磨难，这部54万字的作品终于面世。可以说《家山》是一部关于1927~1949年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乡村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

织。后来地下党组织不停地受到破坏，很多党员失去组织关系，但他们仍然坚持革命活动。总之，小说是以真实故事为背景进行虚构的，参照了大量地方党史素材。

□这本书涉及到历史事件时多通过背景的方式介绍，比如通过信件来说战事进行到什么程度，这是一贯的写作原则吗？

■这同《家山》的叙事角度有关。故事发生的场域主要是沙湾村，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物都直接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关系。小说写的是沙湾村的日常生活和烟火人生，但时代风云无时无刻都影响着沙湾的人和事，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乡村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这种历史变革当中，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说的群像很丰富，同时每一个人也刻画出来了。中国人都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家山》固然写的是我心中的“家山”，但每一个人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家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的就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家山”。

□整个故事里边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反派人物，人品正直的居多，是不是当初计划好的？

■我没有作事先人物正预设，一切顺应真实的生活逻辑。有好多小说会人为设立对立面，正派80%，反派20%，这不符合我的创作原则。真实的生活状态是色彩斑斓的，混沌复杂的，

不是简单二元对立的。《家山》里的主要人物都有历史原型，那一批让我非常感动的人，我都认识，我都见过。我小时候，他们在我眼里就是普通农民，老老实实过日子，辛辛苦苦种阳春，有的在旧社会还是地主。王氏家谱里有一篇记述村里先辈拉起革命武装参加“湖南人民解放部队湘西纵队”的文章，文后附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我满怀感情把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地点读过好多次。

□小说前面部分的方言给我留下非常明显的阅读印象，但后面有所调整，是怎样考虑的？

■外地读者刚开始读的时候可能对方言有一点点障碍，但一读下去就会懂的。当时编辑提出是不是加个注解，我说不要加，这是我刻意营造的方言氛围。用乡村的语言去表达乡村的人物，更能塑造乡民的性格，更能准确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这些都是中规中矩的普通话做不到的。乡下人因为知识世界、经验世界有限，往往用他们熟悉的事情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反而使语言生动活泼、天真朴拙，这就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方言古语只是《家山》语言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因故事讲述的需要，这部小说的语言面貌是很丰富的，比如信函、公文等构成另外的语言风格。

□你曾经创作过不少乡土作品，

请谈谈创作乡土题材小说的脉络？

■回顾我自己的创作历程，在40岁以前我的写作不太关注乡土，40岁以后突然对乡土有了极大的兴趣。这其实跟年龄有关。年纪大了点以后，对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的情感越来越深，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我觉得最大的中国应该是乡土中国，不光是国土面积大、农村人口多，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乡村更深沉、更稳定。传统的乡村秩序、乡村生活方式、乡村伦理等，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常态化体现。写好了乡村的人，就是写好了中国人，写好了乡村就是写好了中国。

□当下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对作家们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中国作协推出了两个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写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这是非常好的文学组织工作创意，调动了很多作家投入到这两个计划中来。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面临一个挑战，就是真实地、准确地、不带概念地去认识生活，然后艺术地表现生活。每一个时代都呼唤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必须是对时代的艺术再现。

□未来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未来的创作现在不好说，想写的东西很多，作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创作状态，好好地去做创作。2022年我过得非常充实，全部时间都放在《家山》的文稿上，没有一天离开这个工作，创作状态特别好，情感很投入，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我写作的时候，不觉得笔下人物是虚构的，好像故事都发生在我身边，我和小说人物一起同悲欢、同忧乐。我很庆幸自己写了30多年的小说，还能够保存一份灵性、深情、真气，也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创作当中永远这么保持着。



《家山》王跃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版/89.00元 ISBN:9787020176687

# 法医秦明：父辈的故事里，有一个真正的宝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理解是基础

连着几个晚上，秦明看完了父亲写的回忆录，兴奋不已。父亲是刑警，干了几十年痕迹检验鉴定。退休后，他根据自己的上百本办案笔记，写下从警经历。看完后，秦明脑海中出现了一只蜂鸟，小小的，扇动着翅膀，忙忙碌碌。神话故事中，蜂鸟将火种衔至人间。正如刑侦人，将刑侦技术带到案发现场，遍及疆土的每一寸神经末梢。

过了几个月，父亲和好友聚餐，秦明也在场。饭桌上，都是他熟悉的叔伯，有人掉光了满口牙，有人大病初愈，头发花白，有人心脏不好，不敢豪饮，只能小酌。秦明有些恍惚，记忆中，还是他们壮年时的身影，然而衰老来了。“英雄迟暮”，秦明想到这个词，一阵心酸。

蜂鸟在燃烧。余烬落下，化作尘埃。秦明触摸到了，那些发灰的细小颗粒。在笑声起伏中，在衰老的皮囊上，他看见了一群年轻人的身影。岁月燃烧的火，让包厢愈发亮堂。秦明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宝藏，一个真正的宝藏。这一刻，他决心写一个新系列。

小说里，故事发生在1976年，这是秦明父亲当上警察的年头。那时的火车，比绿皮火车更小、更窄，下铺晃荡的小桌上，放着塑料暖壶、搪瓷茶缸。火车到站，主角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两人坐在车斗中。经过颠簸的土路，卡车驶进公安部民警学校大门。教学楼是一栋三层红楼，操场是用煤渣铺的，食堂除了白菜炖粉条，就是土豆炖粉条，碗里没有油花。

上世纪70年代，到刑警学院接受培训的痕检员，给各省带回了痕检技术。秦明回忆：“我爸培训回来后不久，我们省组建了痕检培训班。”一个更大的背景是，1979年《刑法》通过，改变了“重口供

“秦明”不是笔名，这是“芹菜”都知道的事。“法医秦明”微信公众号里，除了“老秦”之外，常出现另一个昵称——“秦月半”。他并不避讳。电话那头，秦明说道：“我是一个没常性的人，你看我这么胖就知道了，我坚持不了跑步。”

“没常性”的秦明10年出了15部书，新作《燃烧的蜂鸟》近期问世。“蜂鸟”系列是“三部曲”，他正在打第2本书的大纲。面对营销渠道、宣传模式、影视版权等话题，秦明显露出“钝感”。这不在他筹划的范畴里，一贯由合作方“元气社”负责。除去“写作者”的身份，秦明是一名法医。

轻物证”的现状，提升了物证的重要性。小说中，刚入门的痕检员顾红星，在腊肉失窃现场，对着被撬的窗户左看右看，挥动着蘸着银粉的小刷子，用胶带固定指纹。

掌握了痕检技术的顾红星，处境并不乐观。他的单肩包里，只有两把小刷子、几瓶粉末，以及一面磨损的放大镜。他想要一台翻拍架，当时只有进口的，4000元一台，他一个月工资27.50元。这样的

匮乏普遍存在：顾红星和冯凯接手一桩枪击案，两人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下一个排查点。全局只有一辆吉普车，“二八大杠”自行车价值不菲。

此时，侦查的“三板斧”是摸排、蹲守和审讯。在一起强奸杀人案中，侦查员冯凯逮捕回嫌犯。张建设不承认行凶，审讯陷入僵局。经过指纹比对，顾红星判断张建设不是凶手。穆科长决定，对全村男性进行摸排，逐一排除。书里，老侦查员陈秋灵摇头说：“就为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新技术，就要大动干戈，值得吗？”顾红星心事重重。

某种程度上，陈秋灵的话语揭示了痕检、法医的边缘地位。“以侦查员为主”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家普遍认为“搞技术没用，顶多起到支撑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层法医多是部队上招的卫生员，懂医就行。恢复高考后，全国高校

法医专业每年培养一两百名毕业生，他们往往进入省市级公安系统。基层法医从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中招录，培训后上岗。小说里，2021年，陶亮昏迷后穿越到冯凯身上，与正值青年的岳父——顾红星成为搭档。他和陈秋灵同为侦查员，轻视刑事技术手段。和顾红星朝夕相处后，他意识到痕检的价值，站到了陈秋灵的对立面。“每项工作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他，就没法理解，没法支持，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秦明说起，陶亮态度转变中的含义。

爱与怕交织

1998年，秦明考入皖南医学院法医系。全班40名学生，只有秦明在第一志愿填了法医系，其他同学都是调剂来的。1年后，电视剧《鉴证实录》走红，法医走进大众视野。他佩服自己的远见，在法医系还是冷门专业时报考。毕业后，秦明分配到安徽省公安厅，接触了疑难命案。他本想将案件揉成故事，但一动笔，要么编不出题目，要么写到万把字后，无以为继。

“我是一个常立志的人，不管怎么下决心，总是坚持不下去。”上中学时，秦明写过一篇命题作文，找出自己性格中的优缺点。他写了“常立志”“畏惧尝试”。老师评价他找得准，希望他改正。改正是很艰难的，他立志读100本书，一本还没读完，就跑去踢球。绿草如茵，公园新建了过山车，高处传来同学的尖叫和笑声，他不敢上前，脚底拨弄着一粒小石子。



失败的写作经历，激励秦明大量阅读。他喜欢海岩的书，通读了海岩的所有作品，每部都看了不下3遍。他喜欢这类小说，“带一点悬疑，带点都市，带点爱情，综合性比较强”。2012年，辞旧迎新之际，几名同事鼓励他写一

写。秦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在好友蓬蓬的推荐下，他在天涯论坛蓬蓬留言板连载《鬼手佛心——我的那些案子》，吸引了大量读者。

各大出版社慕名而来，想签下秦明的小说。他是公职人员，不敢签约，于是一一拒绝。遭拒后，编辑包包写了一封千字长信。这封信打动了秦明，他向单位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3个月后，《鬼手佛心》由博集天卷策划、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尸语者》。秦明喜欢这个书名，“因为我们就是那些能够读懂尸体语言的人。”

秦明讲起2010年夏天，所里接手的一桩案子。一户人家在清理水塘淤泥时发现人骨报警。警察赶赴现场，抽干池水，跳进淤泥里搜尸骸。根据骨盆、颅骨、耻骨联合面，以及骨骼破损情况，法医判断，这是一具女性尸体，死亡时大约19岁，沉塘至少5年。其中，5根肋骨中央有骨痂——骨折后自愈形成的伤疤。这样的伤势需要住院治疗。

警察迅速排查周围医院，很快锁定了受害者。7年前，她出了一场车祸，断了5根肋骨，住院时认识同院的病号，产生恋情。2年后，感情破裂，男友杀死她，将尸首沉塘。直到骸骨被发现，他被戴上手铐。《尸语者》里，多数案件源于亲密关系，他们是夫妻、父子、情人……人性的复杂和残忍毫无遮掩地摊在秦明眼前，他无意写悲剧，“真实案件就是这样，我写出来的也是这样。”

(以上为专访片段，完整版可在“好书探”微信公众号查看)

本版关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历时数月的2022年“文学京彩季”近期在京圆满落幕，其中的“北京作家2022精品研推工程”“大家小课”等都收获了广泛且良好的反响。

由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家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2精品研推工程”，共组织不同主题的8场研讨会。

2022年9月，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签约仪式后，北京作协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实施的“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2精品研推工程”即拉开序幕。旨在努力发现富有才华的文学新生力量，积极促进新时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人开拓。至年末，以石一枫、星河、孙睿、孙睿、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侯磊、董夏青青和乔叶等作家作品为研讨对象，共召开8期作品研讨会和改稿会，邀请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优秀评论家参与，深度研究和重点推介了文学精品，引导了北京作家不断提高创作质量、更好地表现时代精神、实现创作的主流化，着力打造出了富有特色的品牌文学活动。

据介绍，“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精品研推工程”会在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北京作协工作的重点，北京作协希望以此能搭建一个平台，积极地助推优秀作家经典化，同时也能让作家和批评家有更好的氛围互相照应，彼此激发，共同进步与成长，有力地促进北京文学的繁荣发展。2022年度系列研讨会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将陆续进行组织整理，并向公众进行分享。

总共13期的“大家小课”是2022年“文学京彩季”的另一大亮点。在2个多月时间里，北京作家协会精心邀约文坛名家，开展了“大家小课”系列活动，先后邀请到刘庆邦、师力斌、李少君、邱华栋、李敬泽、宁肯、张莉、乔叶、周大新、周晓枫、石一枫、何向阳、张清华在内的13位文学名家，以小班授课的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等方式，对成长中的写作者给予面对面的指导。涉及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在内的多种体裁，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北京作协举办这一活动的初衷，是考虑到广大写作者经常会遇到各种创作上的疑问。他们有着强烈的学习意愿，亟待需要得到专业指导，而北京文学名家又特别集中，是一笔丰富资源。举办“大家小课”系列活动，就是希望能将名家的宝贵经验和写作者的需求精准对接，搭建互动平台，指导作者们少走弯路。为了让授课更加有效，主办方要求听课者“带着问题来”，提出自己真正关心的话题。13节小课下来，精彩纷呈的授课、亲切温暖的氛围，让来听课的作者连呼过瘾，赞誉“大家小课，不容错过”，“大家小课，必有收获”。(张中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近期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高韵斐，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阎焱明、格非等20余位领导、专家与会并发言。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阎宁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任何向阳主持。

《千里江山图》是著名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小说，刚刚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将“千里江山”的宏阔时代与“万家灯火”的微观生活相结合，将彰显信仰之重与小说书写之轻盈相结合，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忠诚与信仰、坚毅与牺牲，依然是新时代新征程奋发的精神力量。

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千里江山图》的文学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研讨，对孙甘露沉潜多年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千里江山图》将纯文学作品的主题叙事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是孙甘露在创意写作上一次生动而具有创新价值的重要探索。它既是文学的，也是红色的；既是主题的，也是个体的。作者调动了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内心世界的描摹上，进行了大胆的文学创新，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围绕一场生死决战，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怨记共冶于一炉，展现出作者高屋建瓴、布局谋篇的深厚思考和娴熟笔力。(中江)

2022年「文学京彩季」圆满落幕

专家学者研讨孙甘露《千里江山图》